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季北略 第二十四卷 五朝大事總論（神宗、光宗、熹宗、思宗、弘光）

國運盛衰

神廟沖齡踐祚，睿哲夙成，慈聖內訓甚肅。輔臣張居正擅而才，以法制天下，朝令夕行。

尤留心邊事。初與高拱合策撫俺答，宣大以西稱寧土矣。用大帥戚繼光為薊鎮、譚綸為督撫，一切用舍興建，唯繼光言是從。繼光建城堡墩臺相度皆精絕，烽火精明，又素訓練浙兵雜邊兵，車馬步亦雜用。外國聞而畏之，不敢窺邊者三十餘年。用大帥李成梁於遼左，敢戰深入。當是時，九邊晏如，郡吏畏法。

庶幾黃龍地節間，居正驕而悍，好自尊大，又以巍第私其子，身沒怨叢，卒禍其家。

繼輔攻者多避怨，鮮任事。上既壯，益明習庶事，不復委柄於下，操切之後，繼以寬大，人皆樂之。府庫充實，賦斂不苛。士大夫以氣節相矜詡，雖無姚宋之輔，亦無愧開元間也。

自貴妃寵盛，上漸倦勤，御朝日希。迨國本論起，而朋黨以分，朝堂水火矣。爭國本者，竟滿公車。上益厭惡之。斥逐相繼，持論者益堅。上以為威攝之，不若冥置之，批答日寡，後遂絕不視朝。竟疏十九留中矣。郊祀不躬，經筵久輟，推升者不下，被糾者不處。上之一切鄙夷也，以大臣無足仗也。所用益寡，一人摻數柄，益得以持權矣。以言路無可採也，置之。然竟一上，不待上旨處分，而被糾者即去。

臺省益恣行矣。庸相方從哲，獨居政府，若喜其無能也，而安之。然輔臣不能持政，而臺省持之。於是亓詩教、趙興邦、官應震、吳亮嗣等，稱當關虎豹，放廢天下賢才殆盡。凡中外之得選為臺省，皆閣不下。舊臺省益復以籠致後進，必入其黨。當時所喧持者，惟禁道學一事，而邊防吏治，俱置不理。賄賂日張，風俗大壞。遼東之難，一發而將驚兵驕，無可支吾。賦加民貧，流寇乘之。

土崩瓦解，禍發於天啟、崇禎之代，而所從來久矣。至群臣背公營私，日甚一日，流寇之患愈迫，朋黨之攻愈苛，雖持論各有短長，不抵世所謂小人者，皆真小人，而所謂君子者，則未必真君子也。民益貧而吏益寡，風俗日壞。將士不知殺敵，惟知害民；文官不知職業，惟習資緣。雖以烈皇帝之憂勤，而不能挽回萬一。

嗚呼！一日二日萬機，而可以高臥治乎？高皇帝一日兩視朝，未明而興，夜分而寐，非好勞也。文之日昃不食，良不容已，舜稱無為，特言其政治云爾。豈以不事事為無為哉？乃謂萬曆以寬弛得承平，崇禎以操切致禍亂，抑何悖也！

門戶大略

自三代而下，代有朋黨。漢之黨人，皆君子也；唐之黨人，小人為多，然多能者；宋之黨人，君子為多。然朋黨之論一起，必與國運相終始，迄於敗亡者。以聰明正直之士，世道攸賴，必以黨目之。於是精神智術俱用之相傾軋，而國事不暇顧矣。且指人為黨者，亦必有黨。此黨衰，彼黨盛，後出者愈不如前。禍延宗社，固其所也。

國朝自萬曆以前，未有黨名，及四名沈一貫為相，以才自許，不為人下，而一時賢者，如顧憲成、孫丕揚、鄒元標、趙南星之流，蹇諤自負，與政府每相持。附一貫者多言路，而憲成講學於東林，名流咸樂趨之，此東林之黨所由始也。

國本論起，一時名流，俱以倫序有定，早建為請，此亦一定之理，言者無可居功，聽者亦無可指為罪也。而上以為有意擁立，乃冀他年富貴，故不樂群臣上請，即不請上亦不行也。假使旋請旋得，不獨上無骨肉之猜，並下無氣節之目矣。乃初請不許，再請嚴黜，後遂廷杖累累，務仇賢者而痛懲之，即上慈愛無他意，而欲靜議論。議論愈煩，於是政府諸臣，惟山陰王家屏、歸德沈鯉與言者合力請，不允，即忤旨放歸。餘自一貫，以及申時行、王錫爵輩，皆以調護為名，未嘗不婉轉力請於上，而心亦以言者為多事。上以為激聒，政府亦激以聒目之。然請者逆耳，調停者言甘，遂目言者為黨人矣。

時行性寬平，所黜必旋加拔用。而一貫頗持權求勝，受黜者身去而名益高，東林君子之名滿天下，尊其言為清論，雖朝端亦每以其是非為低昂。交日益多，而求進者愈雜。始而領袖者，皆君子也，繼而好名者、躁進者咸附之。於是淮撫之論起矣。

淮撫為李三才，家居三輔，年少早貴，所至有赫赫聲，但負才而守不潔。及為淮撫，垂涎大拜，多結游客，日譽於憲成左右。憲成因而悅之，亦為游揚。糾三才者，即以為東林，玷三才挾縱橫之術，與言者為難，公論益詘之。而東林亦受累不小。

未幾，妖書之獄起，而清流有累卵之危；挺擊之案起，而兩黨益相水火。

妖書者，所謂續憂危訖議也，不知出自誰手，大抵言：「奪長之事雖難，然當世豪傑，如沈四明某某輩輔成之。」言若出於清流之口，將以傾四明輩者，或云此奸人造為之以陷郭正域者。郭時有清流領袖之目，政府所最忌也。時上震怒甚，羅織甚嚴，搜正域實，並偵其左右危迫之至。卒無跡，遂歸獄於嫩生光而終不得其實也。

挺擊者，張光持挺以闖青宮，據稱欲想二璫於上。璫乃鄭貴妃所遣建野寺者，巡視御史劉廷元報疏云：「觀其狀一似風癲，窺其情大為叵測。」於是劉光復輩，皆主風癲之說。而刑部主事王之寀入獄中，鈎得其言，以為主使出自鄭戚，舉朝喧然，以為國戚殆有專諸之事。貴妃亦危懼，訴於上。上命自白之東宮。貴妃見東宮辯之甚力，東宮遂奏懇上出見群臣，為之昭白。上與東宮俱諄諄剖明之，遂以二璫及張光成獄，餘置不問。當張差事起，中外不能無疑，因事發於貴妃之璫，而又直闖東宮，若巧合之。之寀疏稱光言甚鑿鑿。或光恨二璫已甚，故以主使挺擊誣之，亦不可知。而廷元輩恨之寀特甚。之寀素守亦不潔，廷元與韓浚輩遂於計典重處之。蓋東宮侍衛蕭條，至外人闖入，漸不可長，諸臣危言之，使東宮免意外之虞，國戚懷惕若之慮，亦斷斷不可少。顧事連宮禁，勢難結案，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也。

二說者亦互相濟，乃必斥遂執法者而後已，是何心歟！當是時，兩黨業不並立。辛亥之京察，孫丕揚主之，曹于汴、湯兆京佐之，而所處湯賓尹、王紹徽輩，則攻東林者也。紹徽有清望，而賓尹負才名，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。有丁巳之京察，鄭繼之主之，徐紹吉、韓浚佐之，而所處皆東林也。世之所謂清流者，一網盡矣。

是時，葉向高去而方從哲獨相，庸庸無所主持。上於奏疏俱留中，無所處分，惟言路一糾，則其人自罷去，不從旨也。臺省之勢，積重不返，有齊、楚、浙三方鼎峙之名。齊為亓詩教、韓浚輩，楚為官應震、吳亮嗣，浙為劉廷元、姚宗文輩，其勢張甚，湯賓尹輩陰為之主。於是宜黨、昆黨種種別名。宜謂賓尹，昆謂顧天峻也。天峻，高亢自得，而賓尹淫汗無行。庚戌之榜，如韓敬、錢謙益、王象春、鄒之鄰，皆負才名，急富貴而相妒軋。之麟附予韓，求銓部不得，遂反攻之。於是，之麟、謙益皆為時貴所抑。禮部主事夏嘉遇初亦為時貴所推重，而與之麟交，亦被抑，而遼東四路失事之報至。趙興邦時為兵垣，仍入禮闈，之麟、嘉遇遂糾之，並及詩教。言路合疏糾嘉遇，興邦遽升京卿，其勢益張，而公論益憤矣。御史詹世濟，助夏攻趙，而元趙之焰漸衰。神祖殂落，光廟首召葉向高，而閣臣劉一燝、冢臣周嘉謨，俱以召門名流為首務，自鄒元標、趙南星、曹于汴之屬，皆為銓憲大臣，即附麗東林，亦無不由田間為顯官。齊、楚、浙前此用事之人，俱放黜。

一時以為元祐之隆。然附麗之徒，惟營躁進。京卿添注累累，已不滿意，而南星為冢宰時，高攀龍、楊漣、左光斗皆為憲臣，魏大中為吏垣長，鄒維連、夏嘉遇、程國祥俱為吏部司官，咸清激，操論不無小苛，人益側目。

大璫魏忠賢陰持國柄，初亦雅意諸賢，而諸賢以其傾仄，彌恨惡之。周宗建、侯震鳴等相繼糾彈，並及客氏。客氏者，熹廟之乳母，而與忠賢私為夫婦者也。上於庶務皆委不問，宮中惟忠賢、客氏為政。向高故欲調停，而諸賢必欲斥逐為快。楊漣二十四大

罪之疏上，遂為不共之仇。向高亟去而事大變矣。

初，廷杖工部主事萬燦，以威愾廷臣，後遂因嘉遇、大中與御史陳九疇相詰，遽行斥降，旋盡斥諸賢，且起大獄，竟成清流之禍，國祚幾危。雖奸邪崔呈秀輩陰道之，諸賢不可謂無咎也。議論高而事功寡，名位軋而猜忌起。異己者雖清必驅，附己者雖穢必納。即領袖之賢，諤諤可重，而妒之者眾矣。

忠賢一得志，盡用奸邪崔呈秀輩，舉國如狂，銀鑄四出。如楊漣、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順昌、周宗建、李應昇輩，皆下詔獄，備受毒刑以死，天下痛之。而稱忠賢功德，請為祠祀者，滿天下。凡群臣上疏，必以上與廠臣並稱。一門封公侯者三人，其勢比劉瑾輩且十倍矣。下重足而立，斯時憂國者，駸駸有易祚之勢。特似呈秀輩雖凶惡，實庸陋無足數。熹廟賓天，忠賢呼呈秀語移時，竟不能有所圖。

而烈皇帝一登極，神明自操，忠賢之黨，內外林立，不覺其自屈。部臣錢元愨、陸澄源，貢士錢嘉徵，先後糾忠賢。忠賢、呈秀，皆自縊死。其黨皆放廢。凡忠賢所逐，無不召用。上復定逆黨之案，勵精求治，數數召對，每發言，群臣皆不能及。天下欣欣望太平。

昔東林諸臣為魏璫所羅織甚慘，其尚存者，人無不以名賢推之，為忠賢收用者，自屬下流無可取。僉謂君子小人之分界，至此大明。諸賢之死而生，皆上恩也，宜同心憂國以報上，然急功名，多議論惡逆耳，收附會，其習如前。

上久而厭之，心疑其偏黨，及枚卜事起，而錢謙益與周延儒才名相軋，謙益必欲抑延儒使不得上。溫體仁乘其隙，疏糾謙益科場舊事，上為震怒。面加詰問。吏垣章允儒憤爭甚力，上逮而黜之，謙益亦黜歸。

黨禍再起，而諸臣仍泄泄，不思圖實績以回上意，惟疏攻溫、周無虛日。攻愈力而上愈疑，邊警日深，上視諸臣無一足恃者。史■〈范上土下〉、袁宏勳之屬，糾閣臣韓爌。錢龍錫罷之。龍錫旋以袁崇煥事，遂下獄。延儒遂為首輔，體仁亦相繼入政府，而門戶之名，為上所深惡。

上神聖知兩黨各以私意相攻，不欲偏聽，故政府大僚，俱用攻東林者，而言路則東林為多。時又有復社之名，與東林繼起，而其徒彌盛，文彩足以變一時，雖朝論亦常及之，不能止也。周、溫以權相軋，旋又自相貳。周罷去，而溫秉國，又引薛國觀繼其後。大抵周，明敏而貪；溫，潔清而險；薛，才不如兩人，而傲與偏同之。流寇之患日迫，而終無能建一策。溫去而薛遂敗，以貪賜自盡。且其事發於東廠。僉云部臣吳昌時實發其機。要亦薛之偏狹，上自心厭之，非下所為也。

未幾，再召延儒與張至發、賀逢聖等。至發辭不出，逢聖不久以病歸。延儒乘上海，赦逋有罪，罷斥諸臣多收用之。救詞臣黃道周之獄，一時有賢名。蓋延儒罷相時，其門人張溥、馬世奇，時以公論感動之。昌時與深相結，延儒遂納其言。故其所舉措，盡反前事。向之所排更援而進之。然性素貪，又見群論相推，益自恣，納賄益廣。上亦虛已聽之。溥既歿，世奇欲遠權勢不入都，延儒之左右皆小人，所趨日下。上以此懷怒，亟放之歸。昌時亦置之死，仍提延儒至都勒自盡。如所以待國觀者。延儒雖寬厚，再出所行多善政，及死而人莫之憐，以太攬權及婪賄也。

其時名流尚多在列，要皆負虛聲，無濟國事。寇一入都，烈皇帝以身殉國，而群臣從死者寥寥。以是益為世詬厲。然如范景文、李邦華、倪元璐、劉理順、馬世奇、成德輩烈就死，日月爭光，雖仇口不能不推重也。

至南都再建，國事累卵，宜盡捐異同，專心憂國，尚恐難支，而相仇益甚。

當擁立之始，鳳督馬士英移書商之樞臣史可法，有擇賢語，可法意士英有所謂也，遽與姜曰廣、呂大器輩移文士英，言福王失德事。而錢謙益雖家居，往來江上，亦意在潞藩，若以福邸向有三案舊事，與東林不利也。士英得移文，即與大帥黃得功、高傑輩持為口實，力主福王。其所操倫序之說自當，但與初時移書意不相合。可法輩實為其所賣。

上■立，可法為首輔，亟召天下名流以收人心。而士英一人，可法即出為督師。士英有阮大鍼之薦，舉朝力爭之，卒以中旨起為少司馬。大鍼一人，即翻逆案，處諸清流。憲臣劉宗周以疏爭。士英、大鍼內用璫，外用藩帥，並收勳臣以助其意，蓋欲逐宗周輩而內璫勳舊。從此遂不可知，賄賂大行。凡察處者、重糾敗官者、臧跡狼籍者，皆還原官或數加超擢。

時以擁立懷異心，並三案舊事激上怒。上實寬仁，不欲起大獄，故清流不至駢首，卒致左帥因眾憤，有清君側之舉。士英盡檄勁兵以防左帥，大兵已至維揚。而滿朝俱謂無虞，且欲因以破左。一時，有識者謂：「亂政亟行，群邪並進，莫過於此。」

大兵一渡江，國事瓦解。馬阮之徒，身統重兵，望風奔竄。不亦痛哉！

二黨之於國事，皆不可謂無罪。平心論之，始而領袖者為顧、鄒諸賢，繼為楊、左，又繼為文震孟、姚希孟，最後如張溥、馬世奇輩，皆文章氣節足動一時。而攻東林者，始為四明，繼為元、趙，繼為魏、崔，繼為溫、薛，又繼為馬、阮，皆公論所不與也。東林中亦多敗類，及攻東林者，亦間有清操獨立之人。然其領袖之人，殆天淵也。東林之持論高，而於籌敵制寇卒無實著。攻東林者自謂孤立任怨，然未嘗為朝廷振一法紀，徒以伎刻勝，可謂之聚怨，不可謂之任怨也。其無濟國事，兩者同譏。

東林附麗之徒，多不肖，貪者、狡者，俱出其中。然清議猶得而持之，間亦以公道拔人。其行賄者，尚恥人知之也。攻東林，納賄惟恐不足，至崔魏之時，南都之政，則明目張膽，以網利為市，而不以為恥矣。

東林初負氣節，每與內璫為難。即賢璫王安，亦璫之慕賢，非諸賢之通璫也。及其衰也，求勝不得，亦有走險與璫結交者。崇禎之季，往往有之矣。攻東林者，當神廟時，群璫無權，未有內通者。自呈秀輩，奉忠賢為主，而所以媚璫者，無所不極矣。若誦莽功德誠，天地間一大怪事。迄於南都，而通璫者，揚揚驕語，惟恐人不知也。

若兩黨之最可恨者，專喜逢迎附會，若有進和平之說者，即疑其異己，必操戈隨之，雖有賢者，畏其辨而不能持，亦有因友及友、並親戚門牆之相連者，必多方猜防，務抑其進而後止，激而愈甚，後忿深前，身家兩敗，而國運隨之。謂皆高皇帝之罪人可也。

顧後世之論為賢為邪，有難混者，余亦以前輩所愛重，欲推而入之清流&-LWJR;中。然余不以此懷偏念，平言其實，庶鬼神之可質也。（此出夏允彝。）

李三才，少負才名，為山東藩臬極有名。去山東二十年，民歌思不忘，謂大盜大猾，皆為李所擒治殆盡，民得安生。錫爵蒙特召時，手疏言：「上於章奏一概留中，持鄙夷之。如禽鳥之立不以入耳。然下此愈囂，稱神稱鬼，成何國體。」此疏甚秘，而三才鉤得之，洩言於眾，謂：「錫爵以臺省為禽獸，臺省益攻錫爵。」具詞醜甚。三才多取多與，結客遍天下，憲成之左右譽言日至，意其真足以干國矣。然余嘗見其辨疏，謂相傳上於宮中請仙仙語，以李三才為聖人，故群臣咸妒之。此其言亦甚不根。大抵才而不羈，非純臣也。其豪華之習，宜不為清流所喜。或言三才初請憲成時，止常蔬三四色；厥明，盛陳百味。憲成訝而問之。三才曰：「此皆偶然耳。昨偶乏，即寥寥，今偶有，故羅列。」憲成以此不疑。又聞一孝廉負才名者，當計偕時，與一孝廉偕謁之。留兩日不過贖數金，所偕孝廉頗愠。及至都，旅館甫定，而三才之使者已至，贈孝廉二百金，所與偕者亦四十金。其操縱類如此。使以其才智盡用之職業，亦非常也。

金沙于玉立者，東林中用勝於體之士也，於諸生中獨賞韓敬才，託丁元薦與結婚姻，相與至密，乃敬為鼎元。而元薦首攻之，玉立實發其機。此又人情之不可解者。敬於賓尹往來最密，取之為元，未必無故。但敬之才亦不愧耳。敬好縱橫之學，恣色貨，自非治平之臣，要不至如賓尹之甚，每奪人妻，而壞人節也。

爭論之囂，莫如辛亥京察。御史金明時於察前上言，察典勢必及某某，其意固在免察，而於汴北京輩以阻撓察典嚴糾之。明時辨以阻撓何跡。北京謂俟察典竣，宜言之。於是察典尚未下，而明時先為民。然北京所謂阻撓者，不過前疏頗覺太甚。泰聚奎捨死報國之疏，人亦有稱之者。但疏中自稱「今年算命該死，故捨生為此」，亦可訝也。時稱察典冤處者七人，總為賓尹所鼓動耳。賓尹盛才名，一時重處，或以為賊。然繩其品行，實不冤也。至丁巳京察，不平彌甚，竟無一人起而爭者，則在清流驅逐已盡矣。

韓、錢、王、鄒，才既相伯仲，又為同籍，而相仇至甚，殆不可解也。王象春自述云：「與鄒同遊西山，鄒為對偶云：『數字無文便是苟。』思其對不可得。王忽云：『林中有點不成材。』」以賓尹號霍林，故也。此皆輕薄之尤。韓、鄒固為世誥矣。王居鄉，最為鄉人所疾，其族人亦多恨之。錢聲色自娛，末路失節，既投阮大鍼，而以其妻柳氏出為奉酒，阮贈以珠冠一頂，價值千金，錢命柳姬謝阮，且命移席近阮。其醜狀令人欲嘔。嗟乎！相鼠有禮，錢、胡獨不聞之。南都破日，與王鐸南面而坐，點諸降臣名，至鄒之麟，不應名。王鐸急欲參之。張孫振對錢言曰：「此係老先生同鄉同籍，宜為周旋。」錢領之。鄒得無恙。張孫振每對人誇此語云：「非我，鄒衣老幾弄出來。」聞鄒厚酬之，而鄒猶洋洋稱我不臣二姓。噫！亦可醜矣！

北都死難，如孟兆祥及其子章明、汪偉夫婦，凌義渠、施邦曜、周鳳翔、陳純德、吳甘來、朱之馮、衛景瑗、吳麟徵、王家彥，勳臣惠安伯、張慶臻，戚臣新樂侯劉文炳及其弟都督文耀，大康伯張國紀、駙馬永固，舉家焚死。武臣周遇吉、內臣王承恩。南都死難，如高倬、劉邦弼、何剛、吳嘉允、陳于階、錢棟、祁彪佳，勳臣靖南侯黃得功、魯之璵、黃蜚、侯承祖父子、陳天敘等，皆爭光日月，與二黨皆中立，故附記於此。

成德之自盡也，先語其妹云：「爾尚未嫁，留此何依？妹請先自盡。」德哭而視其縊。其妻請繼之，德痛不及視，入別其母，哭盡哀，出而自縊。母見子女及媳皆已歿，亦慟而自縊。當德之糾溫體仁也，廷枚拷訊，備受慘毒，其母多方冒體仁於途，且欲擊之。體仁訴於上，逐之出都，謫戍。遇變，家屬盡歿。又以流離顛沛，其妹年二十餘，竟未及嫁，甫召還而闔門殉難，最為烈云。劉理順，盛德士也，亦合門自盡。寇在中州知其清，亦聚哭之。馬世奇二妾皆先自盡。汪偉與其妻對飲自盡。妻誤在左，即曰：「誤矣，夫宜左也。」仍易位而沒。

南都之覆，人皆以為無可為矣。惟石麟矢死，必圖興復禾城，殺魏官後，眾情紛紛互猜，出石麟於外，及城垂破，自長入城，慷慨賦詩，自經二義僕，二義僅從死焉。侯峒曾倡義守城，其子元演、元潔，少年高才，自聞南都破，即發憤求死，與父同守城，至是兄弟爭死，俱為兵殺，義僕亦從死。黃淳耀初登第，即知時事已非，不受職而歸，布衣徒步，蕭然高隱，及與侯同守城，城破，及其弟淵耀同自縊，仍題壁以不能謀國為歉。陳于階，官止欽天監博士，聞難，衣冠謝國恩，首自縊。吳嘉允，已奉差出都，聞渡江，乃復回車寓於城外僧寺，欲上書，屢不達，及書上，即自經。侯承祖，守金山衛，殺五百餘人，力屈，被擒，大罵而死。此數公者，尤死難中最烈。其生平美行不勝書，計異日史臣當各為立傳。又南都破後，起義而死節，草野間亦多其人，未能詳也。

流寇大略

流寇始於秦之潰兵，皆耿如杞人援之師也。秦地連畿，民窮賦重，遂從寇者日繁。其始固易剪。楊鶴為三邊總督，欲撫安之，既撫復叛，鶴逮，謫戍。洪承疇為秦撫，剿之甚力。洪廉而勤，將士愛戴之，剿寇幾盡，僅三千人，渡河入晉。晉撫許鼎臣不能禦，漸猖獗，遂由中州人蜀，蹂躪彌廣。

用陳奇瑜為總督，寇入川，幾為川兵所盡，奇瑜再主撫，遣之入秦。至秦又叛，逮奇瑜下獄，用洪承疇總督陝豫。楚蜀賊聞承疇來，大懼，盡避入終南山中。官兵圍之，大帥曹某勇而驕，遽入山搜寇，為所敗歿，賊復闌出楚豫間。

用盧象昇為總督，與承疇兵剿寇，孫傳庭為秦撫，象昇身先士卒，以善戰稱。而傳庭父為邊將，亦習行間，事雖與洪不合，其才自優。象昇用關外兵一破寇於豫。而承疇、傳庭亦時時以捷聞。

寇且衰矣，邊警亟，召三公入援，兵退。即用象昇於宣大，承疇於薊遼，傳庭於保定，而寇又復盛。傳庭偽稱病，逮下獄。

是時，楊嗣昌為中樞，疏薦熊文燦為總督，議增天下餉。初以溢地為名，蓋言額外之地，楚中遼闊或有之，而四方實無是也。有上疏爭者，輒被處，遂總加之。額田中特設一少司農，理剿寇餉，俾文燦專兵事。然文燦向在閩中，幸以撫鄭芝龍成功，遂調寇必可撫，專意招降。初寇之起，紛紜無主，久之有老&-KHWR;&-KHWR、闖塌天、滿天星、翻山鷓等名，亦未著姓名。至是，有張獻忠、李自成輩，漸併各寇為雄長，然招獻忠後，兵肆凶悍，侵奪居民，每伸寇而屈民。獻忠旋颺去，其勢益張。文燦逮論辟。

寇既復叛，嗣昌乃自請剿寇贖罪。上為賜坐設宴，賦詩以寵之，雖大帥及司道，皆得以賜劍自戮之。權重甚。楊至楚，申軍令，鼓將士，一時赫然，旋敗獻忠，而圍之瑪瑙山中。獻忠出戰墜馬，幾被獲，楊謂剿功可成。先是，嗣昌在閩時，議練兵十餘萬，各鎮用以破賊，特加練餉，使浮於遼餉之數。至是，即撥遼餉以充剿寇之用。餉足而民怨已極。

獻忠被圍久，鑿山徑，走入蜀。嗣昌彈劾撫邵捷春逮論辟，蜀民為訟冤，不之釋也。獻忠遣奸人襄陽城，與獄中大盜相通，又遣寇偽作商人，運車入城，兵器皆藏車中。至則內外相應，城立破，襄王被難矣。寇自發難以來，未嘗破藩封傾重鎮也。自襄陽破後，勢遂滔天。闖賊李自成又破河南府，福藩不屈，被難。闖賊得珍寶無算。其勢益張。嗣昌旋歿，或云服毒，或云病疫死，而上終心憐之。

明年春，闖賊再圍開封府，前後且百餘日。城中斗米十金，草木皮筋皆盡，及人相食。上令各路進兵，救援皆不能至。初次圍城，賴大帥陳永福及其子德力戰卻之，至是，永福父子亦被困。而河忽大潰，城沒，周藩與守士諸臣皆走高丘，得免。百姓死且盡矣。或謂城中人自決壞河以便出走，然河提向高於城，以歲修俾勿壞，寇既圍城，堤久不修，其潰固宜。

上為之悲痛，出孫傳庭於獄為總督，悉發秦晉兵從之。傳庭大治兵，自謂必能破寇。上亦屢趣之出關。傳庭銳而疏，寇屢偽敗，以誘之深入，一戰而敗，軍資蕩然，寇遂入關，據有長安。傳庭走走。先是，寇所破城邑甚多，武弁多失節，而文臣未有降者。至是，秦中方伯陸之祺輩，多蒙面屈降矣。

寇即由秦入晉，所至風靡。上先遣閣臣吳牲出督師。牲逡巡未行，而獻賊已破武昌，舊閣臣賀逢聖死節。上怒黜牲，旋逮問謫戍。獻賊所至，殺戮無孑遺。而闖賊稍減，民遂以闖賊為不殺人，至即降，幾不留行。惟榆林力守，與賊殺傷相當。破城之日，皆鬥死，無一降者。榆林多老將，故也。寇渡河而東，閣臣韓爌、撫臣蔡懋德皆死之。平陽郡守張璘然迎降，且為之用。

上遣閣臣李建泰督師，躬送之，出待以殊禮，然兵餉皆絀，選京兵從行，中途多散佚。李至真定，不能前，而寇已逼矣。李為寇同姓，得不死，傳聞寇稱之為叔，後復臣寇。李生平頗負重望，至此殊可恨。寇一從真定來，一破居庸關而入。

京師詞臣李明睿建議當遷，科臣光時亨疏阻之。又有言東宮宜出撫軍於南，亦不果。上已遣閣臣魏藻德、方呂貢屯田練兵淮揚間，後以寇迫留之。群臣建議者紛紛，而城守卒無料理。十五日，尚館課庶常，十六日，召對館選，十八日，寇已從通州至都。一到即破彰義門矣，內城尚未覺也。上自縊於煤山，自以身失天下不欲以衣冠見祖宗，裂冠毀冕而崩，猶書衿以「不殺我百姓」為戒。聞者莫不痛絕，而寇已馳騎入城矣。

自成人宮，舉帝后之靈，出置廷衢，傳聞素棺置蘆席棚中，有僧以麥飯為供，萬姓無不感慟，而群臣無有拜哭者。自死難二十餘人外，皆臣賊。各官報名出見，皆趨至廷中立候，竟日不許見，亦有潛身得免者。但先帝神聖，身殉社稷，千古所希。而諸臣死難者寥寥，大可恨也。

大抵野史所記降寇諸臣，鮮不實者。而南都初定六等之案，總以賄賂出入及門戶相仇者，則陷入之。有一星士從梁溪來，云梁溪一友，記從逆名姓事實詳而確，余擬作一書亟往索，恐未可必得耳。案屢定屢移，蓋恐一定則無從索賄，故為出入遊移，留不結之案。即死難最烈者，亦必索賄乃為題請。